



EL
ANTICUARIO
古董商人

「西班牙」胡立安·桑切斯 著 赵德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班牙] 胡立安·桑切斯 著 赵德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董商人/(西)桑切斯(Sánchez, J.)著;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7-5310-9

I. 古… II. ①桑…②赵…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2629号

Julián Sánchez

El Anticuario

Roca Editorial de Libros S. L. & Julián Sánchez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oca Editorial de Libros

S. L. c/o SalmaiaLit.,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753号

古董商人

〔西班牙〕胡立安·桑切斯/著 赵德明/译

责任编辑/贺晚青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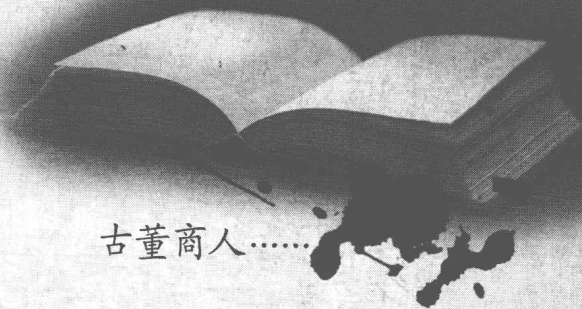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7-5310-9/I·3068

定价: 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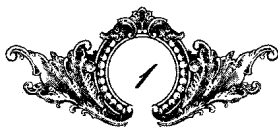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69113557

目 录

古董商人	1
卡萨德瓦尔手稿	229
蝴蝶落地	269
1390 年的巴塞罗那	405
巴塞罗那大教堂	406
犹太教神秘哲学的传说	407
译后记	408

An open book lies on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surface. To the right of the book, there are several dark, irregular ink splatters and a few small dots, suggesting a spill or artistic mark.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minimalist and evocative.

古董商人……



四月明媚的一天，巴塞罗那习习生辉。太阳温暖着大气，十分用力，仿佛是针对去冬异常严寒做出的赔礼行动。街道上，到处是急于忘记冬雨天气的行人，兴高采烈地享受着春光，何况今天又是四月的第二十二天，圣霍尔迪宗教节^①的前夕。

古董商店位于卡莱尔·德·拉·巴亚大街，一边通向大教堂广场，旁边是圣约瑟夫·奥里奥尔和德比小广场的狭小拐角处。这里是古董商同业会传统的活动中心。一名男子翻动着自己店里工作台上的大量书籍。他大约六十来岁，但乍一看还不像年逾花甲的样子。他体形修长，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朴素的深蓝外衣——或许已经过时，稍稍旧了些；头发花白，梳理得整整齐齐，修长的侧影令人感觉他有一种飘逸的气质，加之动作敏捷而越发轻盈，虽说走动不多，但举手投足间有着与其高龄不相符的洒脱成分。

男子脸上分布着许多线条明晰的皱纹，眼角和唇边尤甚，凸现出一对蓝色的眼睛和精美的镀金眼镜。他目光炯炯有神，表明他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完全能够忍受使他工作分心的因素。他眼镜下面的鼻子很有特点，仅仅看看鼻子的形状就足以确定整体了：鼻梁塌陷，那是年轻时遭受重击的结果；鼻尖像五十年代美国影片中

拳击手的样子歪向一侧，这模样显得刚毅，与他那文质彬彬的书卷气质形成了强烈反差。

他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在温柔地拿放着桌上的古书和易损坏的手抄本。一个手指上闪烁着一枚沉甸甸的老式金戒指，上面镌刻着一个花体字母 A，这是艾瓜德尔家族世代相传的信物，如今佩戴它的是书商和古董商人阿尔杜尔·艾瓜德尔。

阿尔杜尔在给最近收购的旧书分类。他使用的工作台是不久前购买的，放置在商店的书房里。他的店在同行的古董店中属于老店，在他不到四十岁时这里就是他的产业了。整个产业分为三片区域。

第一片是展厅，充当商店。杂乱地摆放着家具、雕像、画品、书籍以及各种物件，表面上无序而杂乱地混放在一起，但对于驻足店外向室内张望的行人来说，却颇具吸引力。可能是经常布置的鲜花和水果产生了如此漂亮的效果。香炉里燃烧着的檀香使得这一效果锦上添花。

第二片是阿尔杜尔的书房，他常常在里面从事分类和研究工作。这位古董商是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研究一切使他感兴趣的题目，尤其偏爱与某座城市历史相关的问题。实际上，他往往收购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商业需要，因为商业需要早已经为他提供了足够的生活所需。

书房位于展厅的尽头。里面的布局让阿尔杜尔可以居高临下、一目了然地监控着展厅里的情况。书房的墙壁就是摆满了各类图书的书架，上面主要是古书。展厅对面有一扇大玻璃窗，摆放着一张造于十八世纪的贵重的写字台，由胡桃木制成，镶嵌着工艺品，装饰着铜皮包角。这是阿尔杜尔常坐的地方。另外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与建筑设计师使用的台子相似，上面堆满了图书和手稿，占据了书房最大的一

① 纪念巴塞罗纳一位宗教圣徒的节日。

块地方。写字台与工作台之间，有一张秀气的樱桃木小桌和三把漂亮的西班牙古典皮椅，构成了他个人书房朴素的全部陈设。

第三片地方实际上是个大仓库。一侧与卡莱尔·德·拉·巴亚大街相通，另一侧有扇大木门与商店连接。阿尔杜尔和他的老同事、老朋友萨穆埃尔·奥罗维茨经常把刚收购进来的货物在分类、整理之前存放在大仓库里；他们还利用大仓库临时存放那些已经修复过的、等待送往买主家或者准备在商店里展览的货品。仓库的面积很大，大概有三百五十或者四百平方米。如果说商店本身存放的各类家具、物品丰富多样，数量也相当可观的话，那么大仓库里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令人目不暇接了。正如书房和商店集中了阿尔杜尔个人爱好的特有文雅与精心一样，大仓库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它具有其自身的古老特点：散发着潮湿和古色古香的气味，二者又与这地方独有的芳香结合在一起，因而显得格外浓郁。几只小猫自由自在地漫步其间。浓郁的芬芳中不乏化学品以及木器打蜡的气味。

阿尔杜尔正在研究一些古籍手稿。这时商店的门铃响了。他摘下眼镜，不用戴它就可以看清来者何人。他按动了开门的电钮。传来一阵响亮的铁门碰撞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进了商店。他高个子，虎背熊腰，已经完全谢顶。嘴唇很厚，没有性感可言。黑眼睛上下有长睫毛，眉毛浓密。身着运动服，但仍显出几分讲究。他一直走到大厅中央才停下脚步。走路的样子有个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的特点，让阿尔杜尔想起了猫科动物特有的小心和紧张：似乎随时准备碰上什么意外情况，然后一跃而起。他双手叉着腰，在一座大理石祭坛旁静静地等候着。

阿尔杜尔故意夸张地缓慢起身，大概是漫长的一周积劳所致。他走到通向商店的楼梯前，没有向楼下俯视，并停住脚步。来访者仍然静静地等候着。

阿尔杜尔问道：“你好哇？”

“好又怎么样？我还等着呢！”来访者的口音有特殊的外国腔调——浓重的喉音，软化了的S音拉得很长。

“这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我在工作……”

“在干有意思的活，当然……太有意思了，就故意忘记了跟咱俩真正有关系的事啦。”

“就是这样，有意思的活。我弄到了一些古老的文献，是加泰罗尼亚地区资产阶级老家族的东西，属于贝尔盖斯家族的文献。”阿尔杜尔回答道。他明显有意把话题引向别的方向。“看来这些文献有希望出彩。我得到两部手稿，可能有很高的价值，另外……”

“我不怀疑，我不怀疑。”那男子打断了阿尔杜尔的话，丝毫不掩饰话中的讽刺意味。“两部手稿可能非常非常适合用来忘掉我最近交给你的‘东西’啊。”

“你最好晚些时候再来，等我打烊以后。”阿尔杜尔答道。他的耐心似乎很有限了。

“最好这样，最好那样，最好以后……”那个男子嘲笑道。“是啊，你总是善于发号施令：你干这个！你干那个！上去！下来！走吧！来吧！”他把Z和S音拉得很长，压在下一句话上面：“可我也许讨厌这些包含在暗示性话里的所有命令了！现在我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法国佬’！我明确告诉你：现在不是时候。”

“别说蠢话！你知道我真的需要钱。如果环境不同，我不在乎等不等。可是我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两个月的准备，提出一份详细的计划，一次谨慎的行动；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困难的转移，让别的同伙保密……现在该你完成你那份工作了！”

阿尔杜尔走下楼梯。来者的声音让他警觉起来，他准备尽量让对方平静下来。他站到祭坛另外一侧，与来者迎面相对，随后故意缓缓

地开口道：

“嘿，法国人，你先听我说。咱俩在这个意思上是一致的：东西是好东西，是近年来咱们找到的最好的东西。可是，你我都知，市场饱和了。经济危机影响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不管你有钱没钱。那位买主提了要求就缩了回去，尽管他知道这意味着损失了先付的定金。这笔交易已经做完了。你的花销我都支付了。根据事先的商定，你拿了剩下的钱，那就是损失费啦。我可没挣到一分钱。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在拿出类似的东西之前，我需要时间了解市场的行情。不是人人都能这样随便掏腰包的……一句话，我不知道要折合多少欧元，但那是五千万比塞塔^①啊……”

“得了吧，得了吧，得了吧！都是借口！你就会说啊，说啊。你别想把我诓进去。我这部分的事，我已经完成了，我一向如此。你不能不给我那份钱，那可是我堂堂正正花力气挣来的。再说，你肯定是用更多的时间去钻你那些破书了，而不是去找买主。”

“我不能给你我没有的东西。”阿尔杜尔答道。他的耐心已经到头了。

“那你就让我来解决吧！”“法国佬”口气友好地提出建议。但是，一丝恶笑使他露出了他的大门牙。“你告诉我那下定金人的姓名。我马上可以说服他交钱。他不费什么时间就会接受我的条件的！”

阿尔杜尔摇摇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法国佬”失控。

“你瞎说什么啊？这是不可能的！规矩就是规矩。客户的姓名是保密的，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买卖运作的唯一方式：保守私人秘密。如果坏了规矩，大家一起完蛋，不仅是你和我，整个这一行业就全毁了。把客户的名字告诉你？亏你想得出来！”

“胡说！”“法国佬”用拳头敲敲祭坛。“你必须解决问题。你把

^① 约合二十万人民币。

钱先垫上吧！”

阿尔杜尔权衡了利弊。也许他能凑够那笔钱，再说，那东西迟早要上市。那是一件中世纪宗教祭坛的装饰屏，多年来既冒着被迫交还给当地村民的风险，又冒着教会和某些文化单位疏于管理而让这样一件古老的宝物风吹日晒任凭腐烂的可能。如今，那东西很好地藏在一处只有阿尔杜尔和这个法国人才熟悉的地方；那里绝对安全，已经开始了对木蚀部分必要的修复工作，确保修好的彩图能再保存六百年。那东西太漂亮了……他想让步，尤其因为还想继续享受那东西的模样，品味那些细部特征，欣赏那朴素而热烈的整体风格。这是不可能的，工作不能与享受搀合在一起。如果现在让步，那可能把自己领上不归路。

“那不是协议。咱俩一起工作二十年了。我再说一遍：从来、从来没有过这种问题。耐心点！很快我就会把东西摆出来。运气好的话，再有两个月就能卖出去了。”“法国佬”的目光变得咄咄逼人了。“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先给你一部分，足够你渡过难关……”

“说的不是这个！”法国人喊叫起来了。“我需要全部的钱。我的事已经兑现。现在该你啦！”

“不行。我这一行有它的风险。你完全明白的。”

法国人神情紧张地在店内踱步，紧闭着嘴巴。阿尔杜尔在等待着回答，双手撑在祭坛上。法国人突然下定了决心。

“话是说完了。”他走到门口，用手指着阿尔杜尔说，“按照习惯，我星期一上午来拿钱。假如你还不给，那就考虑一下后果吧！”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威胁。”阿尔杜尔平静地回答，“你别吓唬我。我不给钱！”

“我说了，假如不给，那就考虑后果吧！”“法国佬”微微一笑，格外小心地关上了店门。

古董商阿尔杜尔深深地松了口气，珍珠般的汗珠布满了前额，感到此前一直控制着的心脏加快了跳动。重新独自在店内，周围是他那

些熟悉和欣赏的物件。那件已经改变了他生活秩序的事情，早就以非常不愉快的方式了结了；可是他愿意相信：并非在意料之外，因为那“法国佬”总是凭冲动安排自己的生活；总是时不时地失去勇气，但在他那不规矩的工作中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无论如何，他在开门营业的大白天突然闯入店中，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可不像他这样的人应有的处事风格。毋庸置疑的是，时间的流逝并不会给这个“法国佬”的心理平衡带来好处，可他是西班牙非法艺术品市场最好的供货人啊。

阿尔杜尔不清楚该不该跟萨穆埃尔说说发生的事情，萨穆埃尔可是他多年共事的挚友和知己啊；或者干脆等到星期一再说。“法国佬”的牛皮大话并没有吓住他，可是他端着白兰地老酒的手颤抖了好一阵才把酒送进口中。他确信“法国佬”不会有伤害他的打算……或者那只不过是自已用来拖延解决问题的自我安慰而已？从前，他和“法国佬”有过尖锐的争吵，但是最后在数日、甚至几个小时内就解决了问题。没有人会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为吓唬人，或者为了杀鸡取卵而害人。阿尔杜尔知道，干这种买卖，争论是家常便饭，其程度与活计的大小成正比。但是，如果让怒火中烧并继续蔓延下去，那损失就太大了。为此，他决定忘掉“法国佬”那唬人的威胁，继续自己的工作。

阿尔杜尔面对写字台坐下来，决定重新干活。在最近收购进来的货中有些文献非常吸引人，丝毫不用怀疑它们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古董行里的商业考虑。他如饥似渴地一头钻进了古纸堆中，他身边有暂时不懂、但总是让人感觉舒服和美好的卷宗，它们本身就能恢复这个不稳定世界已经丧失了的秩序。一想到这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刚才在那不快一幕里扮演的角色。

由于在埋头工作，时间过得飞快。门铃声把他带回了现实世界。稍稍一瞥店门，他就启动了控制开关。三个男人兴致勃勃地迈进了古董店。阿尔杜尔看看怀表，惊讶不已：从动手给卡萨德瓦尔图书分类到“法国佬”来访的干扰已经过去六个小时啦！这中间竟然没有饥

饿感。他起身走到书房楼梯前，邀请三位客人上楼。

“上来啊！上来！原谅我没有准备咖啡。我一直在干活，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我连午饭都还没吃呢。”

三位客人穿过大堂，朝楼梯走来。三位中有个年轻人，大概三十岁，头发金黄，剪成了平头；圆眼镜衬托出他明显的文人模样，加之温和的表情和显而易见的腼腆神态，更加证实了他是个知识分子。他穿着朴素。面部神情充分反映出他性格中的谨慎因素：脸型微圆，颧骨发红，嘴唇细嫩，鼻梁隆起，天庭饱满，谢顶初露。总之，是一张不会引人注目的谨慎面孔，或许他的谨慎更多地来自毅力，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第二位客人，年龄似乎与阿尔杜尔相仿。他已经完全秃顶，脸上大量的皱纹令人想起用无数等高线标出的山区地图。他脸上可以识别的特征属于那种耗尽毕生刻下标志的人们：一只眼睛几乎是深黑色，另外一只为浅绿色，很像蜂蜜的颜色。他身穿一件不起眼的灰法兰绒衣裳，与他严肃的表情一致。走路时，他拄着一根铜制龙头象牙拐杖；它的作用更多地是完善主人的绅士派头，而不是真正需要。

最后一位客人是个中年男士，约有四十岁，衣着极为入时。他个子很高，头发乌黑，向后梳去，喷了定型发胶；薄嘴唇，但细嫩、性感；眼珠碧色，鼻型漂亮匀称。他身穿一件蓝色羊驼毛外衣，里面是雪白的高级衬衫；脖子上围有一条石榴红的围巾；脚上穿着带扣黑色皮鞋。一句话，这是个明白自己魅力的男人，无论内外，都可以引人注目。是他掌控着三人的谈话，当然也是他首先对阿尔杜尔说话。

“阿尔杜尔，亲爱的朋友，你总是这么痴迷于你的工作啊！或者我应该说，你总是沉湎于你的快乐之中啊！”

“说得好。对我来说，估计对你也一样，这不仅是工作，而且也是人人承认的快乐。”这家古董商店的主人微笑着回答说。“来吧！朋友们，上来吧！今天我要给诸位准备一种首次亮相的特别饮品：

优质咖啡，哥伦比亚出产的上品，加上均衡的土耳其酒，再稍稍点上几滴陈年法国白兰地。”

三位客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你最好先吃口东西，然后咱们再喝吧……”

“安里克，用不着。”他指指第二位客人说：“像萨穆埃尔和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用不着像你们那样喝酒之前吃东西。上来吧！看看你们能发现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三位男士围着书房的小桌子一一落座。阿尔杜尔则推开一扇告解室^①的门，它遮住了这座古建筑的一面墙壁，如今容纳了一套厨房设备、一整套餐具以及可以找到各种名酒的吧台。这四位古董商人每周轮流坐庄，午饭后一定拿出高级咖啡和名酒的混合饮料招待客人，大有比赛的意味，看看谁能找到最美味的饮品，但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不管怎么说，比赛的目的实际上仅仅是个借口，为的是鼓励这样的聚会罢了。阿尔杜尔的咖啡很快就煮好了，浓香飘满了整个书房，与空气清洁剂里的檀香混合在一起，虽然檀香几个小时前就已熄灭，但余香犹在。阿尔杜尔把咖啡斟在一套十七世纪的咖啡杯里，那是法国名瓷，十分贵重，杯子上装饰着田园牧歌式的人物。他把茶盘放在小桌上，在总是乐于助人的安里克的帮助下，他把皮椅挪到桌旁，虽然阿尔杜尔多次表示无须烦劳。他打开威尼斯生产的酒瓶，把陈年老酒斟在咖啡里。四人静静地品尝着饮料。

“好啦，各位觉得怎么样？”阿尔杜尔发问。

“太棒了！”纪廉答道。“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尝过比这更好的咖啡。”

萨穆埃尔补充说：“就这一次，不说以前，我同意咱们这位喜欢夸张的同伴：这一次混合饮料的确非同一般。亲爱的阿尔杜尔，今

^① 古代向神父做忏悔的小屋。

天你胜出了。可是上周安里克的饮品也是我品尝过的最佳之一。”

“你呢？安里克，你什么意见？”阿尔杜尔问道，满怀期待。

“美味可口！”安里克边回答，边准备喝第二杯。“看来就是在煮咖啡上，你也超过我们了。”

“好啦！阿尔杜尔，给大家讲讲：什么事情那么重要？闹得你把咱们的小小聚会都给忘记啦？”纪廉问道。“据我回忆，这是你近两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以前说过，就是喜欢干活而已。我在给刚刚收进来的古籍和图书分类。这就是忘记聚会的原因。这忘记也是相对而言，难道这混合饮品不是让各位吃了一惊吗？”

纪廉说：“先生们，”他站起来，摘掉想象中的礼帽。“请大家向老师致敬！他再次让咱们感到惊喜。”

朋友们都笑了。这就是纪廉啊，总是这么开朗、快乐。

“阿尔杜尔，说说，是不是大货啊？”安里克问道。

“是大货。是家具，包括五百册惊人的图书，属于里波尔广场附近一家大宅院的，贝尔盖斯家族的产业。我们上个星期二把东西搬了过来。我已经开始对家具做初步估价。各位听说过这个家族吗？”

几个客人相互对视一番，似乎他们的聚精会神不单单是要回答阿尔杜尔的问题，而且说明这是一场新游戏：要考验一下他们的职业能力。

萨穆埃尔是唯一做出回答的人：“我想起贝尔盖斯家族与十五、十六世纪有关系：属于那个时代的新兴资产阶级，后来花钱买了贵族称号。是荣誉公民，是不是与比卡^①有关系啊？”

“你的记性总是那么厉害。”阿尔杜尔对萨穆埃尔的陈述报以微

^① 指“荣誉公民”协会，这些“公民”控制了西班牙经济命脉，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笑。“对，贝尔盖斯家族是从事建筑、设计起家的。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中叶，经营对象变了，转而从事咸肉进口了。这样一直维持到十八世纪末。家族主干没有直接的后裔，可是分支人口对加泰罗尼亚市民阶层有一定影响。最后主要代表人物故去，其余人丁散落乡下，家产已经寥寥无几，分散在加泰罗尼亚公国各地。”

纪廉毫不掩饰自己越发浓厚的兴趣：“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有可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宝贝了。”

“对，这套家具属于较晚的时期，特别是十八世纪，保存的状态相对良好。它不需要很高的空气湿度的保障。我估计能够很容易在市场上出手。其中最好的东西是一套文件箱和衣箱，非常不错。先放下家具不说，这批进货中特别迷人的是图书。从书名看，范围很宽。其中有两部十六世纪的古版书，保存完好。其余书的情况也不坏，虽说价值更多地内容，而不在外观。”

阿尔杜尔故意沉默下来，聚精会神地搅拌着咖啡里的方糖。他喜欢听勺子在瓷杯里滚动的声响，这超过沉默产生的期待效果。

萨穆埃尔发话了，他朝阿尔杜尔挤挤眼睛，说道：“老哥们，看来你在消遣客人啊！无论什么人，只要稍有一点点感情都不会这样保持沉默，除非他袖子里藏着一张好牌。”

主人调皮地微笑道：“让你们给撞上了啦！给朋友们吃点苦头，因为你们这些老哥们恰恰就是竞争对手啊，这可是老汉我晚年的娱乐之一。你们会看到，这批图书本身就五花八门，可以说比较通俗。让人吃惊的是，其中有个大文件箱，据说多年来没有打开过，里面装满了各类宗教问题手册，天主教的内容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估计图书的历代主人在逐渐向宗教思想的两岸靠拢。”

“宗教思想的两岸？莫非你找到的书籍属于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共济会会员？”纪廉问道。

“图书的数量不够，难以认定能够代表宗教问题的充分信息。比